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十六回 呂公子奇逢佳偶 臨妝女匣內藏人

詞曰：人生處世細思量，切莫粗心自主張。魚為思餌鉤上死，鳥因貪食網中亡。顏回陋巷聲名遠，餓死夷齊姓字香。安貧樂道無苟且，男兒須要重綱常。

按下閒言。

話表呂相公走近床前，臨妝不敢喊叫，只得把被將頭朦在裡邊，道：「相公還不安睡，是何道理？」呂昆連慌伸手，在被窩裡去摸了一摸，看臨妝如何。誰知臨妝雖然是個處女，人到了十七八歲，也知道有此風流之事，故將身子圍在一堆，口中並不出言。相公忙解衣衫，身歸繡幔。此時臨妝春心已動，只是有些害怕，伸伸縮縮，掩掩遮遮。

一個是嬌花未曾經風雨，一個是游蜂初賞牡丹心。

臨妝雙鎖蛾眉，半推半就，一會間顛鸞倒鳳，雲雨已畢。不覺漏下四鼓，二人共枕談心。呂昆道：「小生今日與姐姐僥倖如此，不知那世緣分？」臨妝說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卻是三生有幸，後來不可忘奴今日之情。想我今晚既然失節於你，焉肯將來再嫁他人？倘明日相公出去，見著那些朋友，切不可將這一層話說將出來，關乎小姐與奴的聲名節操。自古道：

撕破紙窗容易補，損人名節再難全。

只要你相公回府謹言，不棄奴家是下賤之輩，就中相請媒人，前來說合，聘定我家小姐；那時定然是我臨妝陪嫁前來，與相公早晚同居，豈不兩全其美？」呂相公道：「小生並非寡情薄意之輩。只是一件，聞得你家小姐乃蘇州有名的才女，雖蒙姐姐見憐，一宵恩愛，定不忘情。不知我呂昆將來與你家小姐可有百年之分？令人難測。」臨妝道：「相公何出此言？如古道：朝裡無人莫做官。我家小姐雖則千清萬道，一塵不染，如今有了我這樁事兒，可以寫得包攬。」呂相公道：「如此拜托！」兩人恩來義往，言語繆綢，不覺更殘漏盡，斗柄參橫，已是五鼓。

一會天色大亮，日上紗窗。此刻呂昆微有鼻息之聲，臨妝正要陪他再睡一覺，尤恐小姐上房醒了呼喚，只得抽身起來。穿了衣服，下了床榻，開了房門，移〔步〕走到梳桌跟前，揭去鏡袱一照，只見自己容顏比往時大不相同：雙眉已散，兩鬢棚鬆。對著鏡子裡歎了一口氣，道：

面似桃花兩鬢斜，看來羞處也難遮。

昨宵嫩薄經風雨，鏡裡蛾眉不相他。

心下越思想，愈惱愈悶：只因昨晚錯了一念，今日就不像個女兒家的樣子。又想到：女兒家一千歲也免〔不〕得這事，悔他卻也無益。連連梳起了頭，到樓跟前梯兒旁邊一看，只見茶水也有人送了上樓，只得把水取進房中淨面。

隨後呂昆也抽身起來，淨面漱口，當著臨妝道：「昨晚言語，一一在心，小生決不負義！」言畢，即要告辭。臨妝道：「此刻樓下眾人都已起來，未免那裡不遇著他們。先慢出去，我自有道理。」梳洗已畢，把間壁房門輕輕開了，慌把呂昆請來，心下細想，道：「本待將你相公留在我房中，只恐小姐不時到我房中走動。如今只有間壁房中，有個圍屏匣子空在此間，且將你相公藏在裡面，再作道理。」商議已定，揭開圍屏匣子，遂請呂相公睡下，慌慌蓋將起來，道：「相公在內，不可言語。恐小姐聽見，那時了當不得。」

言畢，轉回房，取水亮到小姐這邊，開了房門進來。卻不知小姐久已起來，坐在此間，只得取水與小姐淨面。正是：

雲鬢未梳就對鏡，羅衣欲換更添香。

小姐在梳頭桌跟前梳頭，並不知臨妝坐在旁邊打睡。忽聞臨妝口中自言自語，說道：「呂相公，你住在五花街，那一陣風兒吹到此間，好生奇怪！」正在此說夢話，不妨小姐一梳子將他打驚回來，驚得他滿身冷汗，遍體生津。小姐道：「你適才說些什麼？豈不害羞！」臨妝道：「婢子睡去，朦朧夢見風月才子呂昆，所以失口說出。小姐不必見疑。」小姐道：「女兒家好不小心！即是夢話，怎麼說出口來？被人聽見。豈不笑話？已後不可如此！」小姐認臨妝是句真話，所以不朝下問。

梳洗已畢，用了點心。臨妝將用下來的點心收在一邊，陪著小姐下樓。問過夫人早安。刻不留停，轉上樓。到小姐房中將那吃下來的點心取將出來，配成兩樣點心，兩盤果子，攜至自己房中。

此刻點心已經冷了，意欲送下樓去蒸蒸，又恐費事，只得將就些兒。取了熱茶，到下兩杯。將呂昆請出圍屏匣子，到房中坐下，望著呂昆道：「不過幾個粗點心，請相公老實用幾個。」呂相公昨日一天並沒有用飲食，此刻正在饑渴之時；再者昨晚「成親」，未免又費了一番精力，此刻正用得著，一連吃了幾個。見臨妝旁坐在此，滿面通紅。你道是何緣故？他們昨晚雖然成了夫婦，到底看得不明不白，今日陽光朗照，覺得有羞愧之意；再者又怕小姐一時上樓看見，所以如此。呂昆見他並不動手用個點心，連連的道：「姐姐何必拘禮？常言道：主不吃，客不飲。必須陪我用幾個方好。」言畢，用牙筷取了一個包兒，送在臨妝口邊，道：「恭喜姐姐早生貴子！」臨妝粉面通紅，道：「休得取笑！」呂昆道：「昨晚之言，小生謹記。只是一件：府上千金小姐倘得與小生匹配，那時偏〔遣〕房料然無人可薦。姐姐須在小姐最前探他口氣，便知明白。」